

校 内 用 书

*

197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6,000 册数：1,400

统一书号：3011·135

定 价：0.16元

说 明

这里选印的三份资料是苏修等恶毒攻击我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观点摘录或全文，为我们学习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提供了反面教材，供批判用。苏修和阿尔巴尼亚党这两部分资料来源于“参考资料”；马·巴萨瓦潘奈亚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治纲领》一文，系我室王朴安同志从英文1974年5月12日印度共产党（马）机关刊《人民民主》周刊译出，译文未经校订，仅供参考，请勿翻印和引用。

民族解放运动 活页参考资料

(1)

目 录

- (一) 苏修攻击我三个世界划分的一些谬论……………(1)
- (二) 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阿《人民之声报》编辑部(10)
- (三) 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治纲领
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
本前提…………… (印度)马·巴萨瓦潘奈亚(32)
——关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
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研究室

(一)

苏修攻击我三个世界划分的一些理论

一、攻击我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

探讨中国领导人的所谓三个世界的区别理论，就会看出这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如果接受中国领导人关于三个世界的观点，那么在有所谓超级大国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第二世界内，有社会主义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怪诞逻辑，在这个第二世界里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西德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领导人公开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的理论是与事实相矛盾的。在世界上，其中包括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何一个人也不认为这两个国家，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属于同一个世界。可是，中国的宣传家们却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纳入同一个他们所杜撰的所谓第二世界内的。

（莫斯科电台华语广播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评
论，参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下）第六页）

“让我们以某些政界人物提到他们的全面战略水平的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例。我们从下述事实就可以对它的科学价值做出判断，即它把包括老的殖民国家，即帝国主义者在内的第二世界看作是由原来殖民地各国人民组成的第三世界的同盟者。

这个理论竟然宣布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是第一世界，这个理论的鼓吹者把民族力量的忠实朋友苏联同美国一道放到第一世界，并把阶级实质完全相反的国家相提并论。”

“三个世界概念的鼓吹者从形式上而不是从阶级观点看待第三世界。他们忽视了地区的社会多样化，它包括实行社会主义方针和拒绝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国家，反帝的资产阶级国家，对邻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国家，甚至有实行恐怖统治的法西斯政权。”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周刊苏联主编扎罗多夫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到七日在巴格达举行的世界意识
形态讨论会上发言，参资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日
（下）第六页）

“北京首领们把苏联和美国相提并论，并利用这种新的“理论”来证明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反对苏联）的“必要性”，其目的是企图转移各国人民反帝和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注意力，纠集各种势力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种观念也是北京领导企图为了自己在反苏斗争中同帝国主义勾结寻找理论基础，企图利用“第三世界”实现自己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目的。”

（塔斯社评论员雅科列夫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文章
《北京理论上的空想及实际行动》，参资一九七四年
六月六日（下）第七页）

二、攻击第三世界关于“穷国”和“富国”的论点

“把当前世界划分为‘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强’国和‘弱’国，这意味着蓄意抹煞这些国家或那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实质，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先进制度

国家和反动制度国家、争取消除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国家和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保持这种祸害的国家相提并论。”

（《真理报》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文章：《在反帝斗争中共同努力》，参资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下）第四十一页）

发展中国家困难的经济状况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垄断抢劫活动的结果。这就是问题的实质。那些试图把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现象说成是因为有‘穷’国和‘富’国之分，有‘北方’和‘南方’之分而不问其社会经济制度的人，有意无意地是在为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辩护。

（《真理报》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文章，参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下）第六一七页）

“我国将一如既往反对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它的天然同盟者——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分离开来的做法。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接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把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的错误概念，因为它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过去从处于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国家掠夺大量财富的某些其他国家相提并论。

炮制这一概念的人们不仅抹煞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他们同时完全不提高度的发展水平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以及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的这一问题。这样做似乎是为那些几百年以来一直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处于殖民主义压迫之下和真正要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负责的那些人推卸责任。”

（葛罗米柯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参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下）第三十五页——三十六页）

三、认为两个社会体系是“当代根本的决定性的矛盾”，说所谓“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当代主要革命力量的作用”，反对把“民族解放运动”说成“世界革命的主导力量”。

“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代根本的决定性的矛盾。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苏共，其他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也都有充分根据地指出了这一点。”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九期，苏联科学院院士尼伊诺泽姆采夫文章，题为《当代矛盾性质》，参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第六十九页）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客观上起着当代主要革命力量的作用，它是一切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物质支柱和精神支柱。”

（《哲学问题》一九七三年第十期，伊·符杜金斯基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利益与民族利益》，参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上）第十九页）

“无论民族解放革命及其取得的胜利的意义多么巨大，但是它们本身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因此，说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一支主导力量的说法是错误的。按照这种看法，即使民族解放运动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不能决定当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主要发展方针，因为它具有的是民主性质，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一九七二年版第十六章第四节《当代世界革命进程的性质》，参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上）第十一页）

“可以举出当代的几种主要矛盾，它们的性质将决定它们所引起的国际冲突的深度、尖锐程度和时间长短。

首先是当代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其次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帝国主义企图借助于殖民战争使这一矛盾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这些冲突往往不带有国家间的性质，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反对的是未形成自己国家的运动。

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第三世界”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会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

（《国际生活》月刊一九七四年第六期文章：《缓和与国际冲突》，参资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下）第四十页）

“如果看不到一个头等重要情况，要理解当今世界巨大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容易的，这个情况就是苏美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和它们政策的阶级内容。这里事情的根本和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和当代主要的政治现实都是不会改变的，而当代主要政治现实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日前采取两个体系和平共处这种形式的对抗。”

（《新时代》一九七三年第二十六期文章：《苏美关系与“第三世界”》，参资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上）第四十七页）

“如果说在当代条件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能够成为和正在成为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则这决不意味着，世界革命运动中心也转移到那里去了。当代，关于“帝国主义锁链中的薄弱环节”和“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概念已经不相吻合了。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世界社会

主义体系的出现，它就形成了吸引当代各种革命力量的自然的重心。社会主义国家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前列，它们为其他各种革命力量指引道路和提供支持。因此，不能离开当代基本矛盾——两个社会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来看待在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环节中打击着帝国主义的各种革命。”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一九七二年版第十六章第四节《当代世界革命进程的性质》，参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上）第十一页）

“世界上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在于两个主要的阶级敌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力量紧密地配合。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九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都重申了这个唯一正确的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令人××的评价。”“而现在，中共领导人否认这个唯一正确的评价，用所谓天下大乱的说法取代了这个评价。亲爱的听众，一目了然，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根本没有提到国际舞台上的现代矛盾的阶级性。”

（苏《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华语广播，参资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下）第十六页）

四、标榜苏联是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一贯站在”亚非拉国家和人民“一边”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一贯主张同第三世界各国在完全互相尊重，严格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建立卓有成效的和公正的合作。苏联为了改善国际形势和促进在和平共处原

则基础上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奉行的政策丝毫不是为了损害同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过去不是这样，将来也不会这样。

我们认为，主要的危险是把不结盟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分裂开来的企图，是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它们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的企图。”

（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致布迈丁的信，参资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下）第六十三页）

“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有一个行之有效和可靠的武器，这就是非洲国家的团结一致，它们同自己的天然可靠盟友——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巩固联盟。”

（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二日给第十一届非洲首脑会议的贺电，参资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下）第七十九页）

“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过去和现在一贯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士一边。这一政治方针是由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决定的：既反对人剥削人，又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这一政治方针扎根于有一百个以上大小民族和睦共居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本身。”

（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红堡群众大会上讲话，参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第四页）

五、竭力否认苏是“超级大国”

“自从世界分裂成两个体系以来，这一概念便具有了另一个内容。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以自己的全部国际活动，其中

包括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朽功勋，不容置辩地证明，思想政治上的和军事经济上的强大力量可以对和平和社会进步事业起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如果这种力量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体现的话。

“现在流行的‘超级大国’这个臭名远扬的论点是与这种起码的真理背道而驰的，这一论点企图根据早已过时的帝国主义思想来解释这一概念，即力量的强大和推行暴力的可能性在这里被视为等值的或者至少是近似的概念。这种论点已被用作反对苏美关系发展过程中采取的爱和平努力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工具。”

（《共产党人》一九七三年第十期文章：《在为争取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而斗争的大道上》，参资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上）第十八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当代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大上再次搬出了毫无阶级立场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论调。这两个国家似乎勾结在一起，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这个论调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完全背离了阶级原则，背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方针。”

（苏莫斯科电台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华语广播，参资一九七三年九月六日（下）第六十三页）

“的确，就领土和人口来说，苏联都是一个大国。而有人想出了“超级大国”这个词。我不知道你们能否解释，什么是“超级大国”。据我看，这个词产生于中国。要说一下，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在人口上大大超过苏联。那能否说，中国也是一个超级大国呢？

……当然，“超级大国”这个词和企图赋予这个词的内容同我们党、我们国家所奉行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接见法国记者，塔斯社同日报道，参资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下）第四页）

(二)

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阿《人民之声报》编辑部

1977年7月7日

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分析当今国际形势及贯穿于国际形势之中的革命进程的时候说：“世界处于这样的阶段，即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不仅是一种愿望和前景，而且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恩·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这一重大的原则性理论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进行列宁主义分析和列宁关于当今历史时代的实质的定义基础上的，是受到无产阶级为把自己和全人类从任何一种人剥削人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而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鼓舞的。它是从对当代重大矛盾进行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出发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理论是在当前条件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的重新肯定。

—

弗·伊·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论的天才著作中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是没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

段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他在分析帝国主义的现象时写道：“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开始”，“由于存在这种客观情况，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从各方面直接准备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以实现包含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六——四二七页）。

列宁在给当今时代下定义的时候，是从阶级性出发的。他强调指出，考虑“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是很重要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三页）他在赋予新的历史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基本内容时，彻底地忠实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将通过革命的道路推翻压迫和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建设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社会的历史使命的教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他们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的问世，就在于告诉人们，现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并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解决这一矛盾。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顶点，世界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实践上验证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天才结论。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遵循他关于当今时代的教导，坚持他的革命战略。社会主义革命在其它一系列国家中的胜利证明，关于当今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列宁主义论点，反映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取得的政治独立，再次确认了关于时代和革命的列宁主义理论。苏联和一些

曾经社会主义的国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革命的事实，丝毫改变不了关于当今时代性质的列宁主义论点，因为这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一个曲折而已。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坚持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恩维尔·霍查同志说：“我们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斗争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制度灭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代。我们时代的这些基本特点，正在日益深刻和明显地表现出来。”（恩·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确定当今时代的定义和革命战略时，从来都是以分析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巨大社会矛盾为依据的。这些矛盾是什么呢？列宁和斯大林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讲到过这样四种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对立体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些矛盾构成了当代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基础。这些革命运动，总的来说，构成了我们时代世界革命的伟大进程。当今世界的整个发展证明，从列宁时代起，这些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和消失，而且激化了，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了。因此，认识并承认这些矛盾，是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的依据。

相反，象修正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所干的那样，否认这些矛盾，掩盖它们，忽视这一种或那一种矛盾，歪曲矛盾的真实内容，就会在革命运动中造成混乱和迷失方向，

成为制定和鼓吹偏离方向的假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依据。

二

在当今时代，正在大肆谈论把世界划分为所谓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谈论“不结盟世界”，“发展中国家”世界，“南北”世界等等。这些理论的支持者的每一方都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最正确的战略，似乎它符合当今国际形势的现实情况。但是，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七大上所强调指出的，“对当今活跃在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所有这些命名，都掩盖着、没有揭示出这些政治力量的阶级性、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今天在国际国内出现的关键问题、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为一方，社会主义、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天然盟友为另一方之间的无情斗争。”（恩·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论世界与各国，并给它们命名的时候，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去进行判断的。他们首先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判断，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标准进行判断。一九二一年，当世界上只有苏维埃俄罗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弗·伊·列宁正是从这个角度写道：“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它虽已混乱不堪，却永远不肯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它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二三页）。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名著《两个阵营》一文中，同样强调指出，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的斗争是整个现代生活的轴心，它构成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活动家当前对内对外

政策的全部内容。”（《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二〇七页）

我们党的观点是：今天也应该象当初列宁和斯大林那样来谈论社会主义世界，因为列宁主义的准则永远是真理，就象列宁主义本身是生命攸关的，是真理一样。“三个世界”、“不结盟世界”等理论家们根据苏联和其它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即，社会主义阵营破裂的事实，把社会主义的存在从他们的模式中抹掉。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是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教导和阶级标准的。

修正主义的背叛，苏联和一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及这一运动的分裂，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沉重打击。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已经消失，并不意味着应该改变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体系的标准，并不意味着今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在象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前进着。因此，社会主义体系作为与资本主义体系直接抗衡的体系客观地存在着，正如它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生死斗争存在着一样。

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无视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无视国际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无视当代的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很清楚，这样一个排除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反列宁主义的，它导致削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还号召世界无产阶级不要斗争，不要起来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对形势的评价中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标准就只会得出同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反的结论。

列宁作为当时伟大的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著作